

《之巔》触及到了当下社会的要害，即人们只有对**义**重新加以**重**视，在社会生活中给它以应有的地位，我们才能**克**服自己内心的**焦**虑与浮躁，才能**消**除我们社会中的种种荒诞与可怕**的行**径。

——黄毅（昆明学院副教授、青年学者）

之 巔

胡长斌 著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之巔/胡长斌 著.—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9.7

(小中见大智慧文丛)

ISBN 978-7-80195-789-9

I .之… II .胡… III .长篇小说作品—中国—当代 IV .I281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84697号

书 名: 之巔

作 者: 胡长斌

出 版: 九州出版社

发 行: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

地 址: 北京市阜外大街甲 35 号 (邮编: 100037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丛书主编: 张健鹏

出版监审: 刘海涛

装帧设计: 徐尚进

责任编辑: 苏 燕

图文策划: 周红斌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7 印张 160 千字

印 数: 0001—1000 册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95-789-9/I. 658

定 价: 18.60 元



《之巔》怪书怪有趣

过 伟

一位土家族作家从遵义寄来长篇小说《之巔》稿，另一信封里装着他的中篇集《雄风满山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）。电话里恳切的声音：“希望为《之巔》写点文字。老师！”作品还在邮路上，实在不知道能写点什么，含糊答辞：“读了再说吧！”尽量回忆，在哪里见过这位胡长斌先生？也许在2000年贵州省少数民族作家长篇小说座谈会上见过一面吧！会议出席者大都是贵州作家、文艺评论家，外省人过伟引人注目，而且20分钟说了两部长篇：侗族小说家袁仁琮“鲜活的哲学家艺术形象”《王阳明》是明代对西部开发有贡献的人（刊《右江师专学报》2001

序

过伟（1928—），江苏无锡人。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。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中国作家、戏剧家、民间文艺家三家协会会员。出版《中国女神》、《台湾民间文学》、《中华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》、毛南族京族仫佬族三部文学史等65部作品。

年3期),“20世纪侗族文学压卷之作”《血雨》是《红岩》般写革命烈士狱中斗争之作(刊贵州《今日文坛》2000年4期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01年2期),会后在贵州民族学院、贵阳师专作了两场学术演讲《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学》,以袁仁琮《血雨》、《王阳明》和侗族小说家刘荣敏《金鸡飞过岭来》“写侗乡风情画里创造新生活的人”为例。4篇文章均入选《中华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》(作家出版社,北京,2008年3月),结下了与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情缘。

收到书稿,读了《之巔》,直觉它是一部怪有趣的怪书。

怪之一,写怪境奇景。

怪之二,写怪人奇物。

怪之三,写怪事奇绩。

怪之四,写怪意奇情。

(一) 先说说怪境奇景

黔渝边境的大山里有个万年塘。“它是天干三年不见瘦,雨落三年不见盈的一个水凼。那水,永远波澜不兴,永远不瀑不溢,幽深而蔚蓝。倘若,卧龙岭上从来没有丢过牛,消失过羊这样的事儿,人们就不会瞅着它的深蓝而让人无端冒出冷汗。就在十数年前,一条黄色犍子牛让一个牛偏二赶着经过卧龙岭时,那牛犟劲来了,任怎么抽打都不过岭。牛贩只好让牛在山岭过夜,待天明时,那条牛就从人间蒸发掉了。从此,人们便对那条岭岗,那凼水生许多惧怕。卧龙村的人提到万年塘,没有不脊梁冒汗的。”胡长斌写的这境怪不怪,这景奇不奇?

(二) 怪境里有怪人,奇景里有奇物

怪人便是唐嘎婆,奇物便是陪伴唐嘎婆的狗——老黑。

“常年累月生活在塘边的，其实只有唐嘎婆和老黑。青桐树嫩黄的叶片儿翻飞，山坡上青葱的包谷苗摇头晃脑；那个时候，一座古老的农院十分惊骇地镶嵌在绿意袭人的山坡上，差不多就会逗出路人的一行热泪。农院太旧了，坡屋瓦面布满暗绿的苔衣，木质板壁经由日晒雨淋，早已沧桑成灰暗的颜色而无法再去确认原来的木质。屋里永远黑古隆咚。……院门口那把太师椅，因太脏而太黑，因太黑而发亮。唐嘎婆端坐在椅中打瞌睡。脚边，一定会躺着老黑。老黑之黑，黑如木炭，老黑之老，老如苍凉岁月。”

唐嘎婆只有和老黑谈心。说，(村长)马刀脸一直恨我，他都三年没来看我一眼了喔。我晓得那根花花肠子喔。他把我当作多余的人口，三年没帮我拿一颗粮食喔。

老黑说，马刀脸当了二十年村长，都当昏了头，还想去乡里公干。汪汪。

唐嘎婆说，世上的人都有利禄之心，也怪不得他这个人喔。这末多年我拖累了他，让他每次去领救济粮时，老是让人指责他工作不努力，尽扯全乡的后腿喔。

老黑说，嘎婆，你一年就几百斤粮食，怎会扯了全乡的后腿。汪汪。

唐嘎婆说，好些村都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口了喔。我那几百斤口粮不就成了马刀脸的累赘，让他抬不起头做人喔。

老黑说，汪汪。

老黑去弄吃的。跳下万年塘，叼来一条鱼，递在唐嘎婆手中。她先反复细致咀嚼鱼鳞，吃完鳞，再食肉，凭她仅剩的两颗牙，把鱼肉揉磨成鱼粥状，顺其自然，从喉咙中滑下，不知是食了一百年，还是一千年，这才将这一条完整的鱼骨架放在老黑嘴边。老黑拢住骨架，将坚硬的鱼

骨当作美食。

一个黑汉拿了马刀脸的钱来杀唐嘎婆。可是在千年沉默无语的唐嘎婆和老黑面前彻底败下阵来。万年塘一口吐纳，形成雨团，碰到黑汉身上，使他往下滚，落在田坝上。

胡长斌写的唐嘎婆和黑汉怪不怪，老黑奇不奇？

（三）围绕着唐嘎婆和马刀脸，有一串串怪事奇绩。

山原上最后一匹孤狼，雪天到卧龙岭。唐嘎婆沉默如山，阻断它的进攻。狼遭遇马刀脸组织的猎队。唐嘎婆从卧龙岭上款款走来，深情地呼唤“老狼喔老狼喔”。老狼奋力扯断让老虎夹紧紧夹住的狼腿，甚于一发出膛的炮弹，从围猎的人群中消失了。有点儿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味儿。马刀脸围猎失败，迁怒唐嘎婆，上山找她，层层叠叠牛旺刺挡道。荒芜中升起蓝色之光，使他在乱草中滚动，狼狈回村，对村民说：“唐嘎婆是不存在的，万年塘么，可能还在。”

胡长斌写的唐嘎婆、马刀脸、孤狼怪不怪，奇不奇？

唐嘎婆的故事，被人挖掘整理成各种版本在村中流传。最年长的况且老人说她是一位很老很老的女人，像一砣老岩，大致成人的形状，无喜无悲，无病无痛，没下过田坝。米国臣说，人熊婆从万年塘钻出来，地上打个滚，变成人模人样儿，占着一处老宅，不死又不活的。妖魔鬼怪来了，也得让她三分，有时妖魔鬼怪有了好吃的，还请她去打牙祭哟！马刀脸说她早已成佛成仙成道成高人了，还可以上天入地。无娘娃说她去南岭了。这一晚，马刀脸召开村民大会，宣布这是流言，无娘娃没到，马刀脸率人到风雨桥鸟窝抓住他，绑在芭蕉根部。一夜折腾，无娘娃不见了，

芭蕉根部却绑着一只小花狗。米国臣也没来开会。他卖老牛给牛贩子，当夜老牛进屋，流牛泪，倒在屋里。他挖坑安葬老牛，第二天退钱给牛贩。

围绕着唐嘎婆的故事，胡长斌写了一串怪事。能说他现实主义？浪漫主义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？自然主义？现代主义？魔幻现实主义？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主义？什么笔帽也套不上他的笔。

猎人谎山追逐狐狸。狐狸窜上公路。他追上公路。宝马车驶来。狐狸躲进车底吧？商乡长与白官官开车走了，车底不见狐狸。谎山进小饭馆吃蛋炒饭。花枝招展的女郎走过，谎山嗅出女郎满身狐骚味。派出所两个人把他的火铳没收了。马刀脸找见谎山，帮他要回火铳。他回南岭混过白天，夜深人静潜进磐石乡街，摸到狐狸窝边，见狐狸百样丑态。他进了县城，见到那两匹麻栗色和白色狐狸。唐嘎婆一缕笑，鼓起谎山勇气，扣枪机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有点儿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味儿。谎山被车子拉到盘石乡街，深涧找到火铳，草丛上沉睡三天还是五日？马刀脸派人找他回去。人们说，他把商乡长的鸡巴咬掉了。马刀脸心里不好受：商乡长器重他，商乡长竟坏到把自己的前程也拖累了！马刀脸磨砍刀，山外一伙人要寻谎山砸火铳，寻到农家院。唐嘎婆说：“马儿乖乖，无灾无难，嘎婆高兴喔。要一回砍刀曲喔。”马刀脸举起大砍刀旋了一回，砍刀生风，将那伙人扫出山坝。胡长斌所写怪书，是“反腐文学”吗？是“另类”的反腐文学吧？

村二常栓小黄牯在路边。县里五旬守官官多望几眼小黄牯。马刀脸派人去信用社贷款三千元，向村二买牛，让狗剩宰牛取黄牛卵招待守官官。夜空让村二像受伤的孤狼

般咆哮划破，狗剩的屠刀落地，守官官醉入梦乡，与小黄牯展开一场对话。最后小黄牯要求每年冬至到坝上看一回朋友。暗夜的火舌形成祥光，衬托起村二和小黄牯，慢慢地飞升。这也是“另类”的反腐文学吧？又有一点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味儿。

《少年秀》是一部无娘娃的童话，既是《之巔》长篇的一部分，又可看作独立的一篇少年怪人的怪事。无娘娃四岁流浪，老人指点去找唐嘎婆，便可找到很多亲戚，来到卧龙村马刀脸家，收留下来，十年了。马刀脸家吵闹起来，无娘娃从村道奔向马家。马刀脸让人仰面捆在杀猪专用的长条宽凳上。蛮牛说：“马刀脸竟去睡我的婆娘，要告他狗而的村长。”无娘娃掀翻往死里整人的蛮牛，扬手打掉电灯泡，利索解掉马刀脸身上的绳索，扛出院坝，跑向卧龙山脚。守到朝霞满天，回家。派出所来了人，召喊全村人到马村长家开会：“昨晚，谁在马村长家打人哪？”无娘娃说，昨晚没什么动静哩！蛮牛说：马村长他……。无娘娃说：马村长他事无巨细，都要管哩，把村子治理得舒舒服服的哩！马刀脸竟脱衣，露出几条血色的印痕。公安说，谁打了马村长，现在自首还不晚！无娘娃说，这一段气候干燥，马叔身上得了怪病啊！拿铐子的公安说：“这病可怪啊，怎么专门长在马村长身上？”走向无娘娃。狗剩嚷，无娘娃才十四岁，他手腕上甚么东西都戴不得！况且老人突然出现，笑吟吟说：“春生万物，睡醒了的土地活泼起来，人体中的病因也要跑出来作难人自己。我也得了村长那种病啰！”脱衣，果有几条印痕。一场风波来得快，走也快。况且老人采了药，交无娘娃捣汁给马刀脸涂抹。马刀脸说“我老了，提不动腿脚了，你该孝顺我吧！”

无娘娃说：“我若无孝无顺，唐嘎婆可饶不了我。”他生气说：“怎么一出口就是唐嘎婆？！”无娘娃说，“唐嘎婆是我们心中的一份念想。咱们就只有一个唐嘎婆像神仙一样古老。”无娘娃一门心思用在修路上，修一条石阶路通往万年塘，通往唐嘎婆。胡长斌所写的无娘娃是一个怪人吧？他所作的是怪事吧？

马刀脸从乡里逃席回村，必经三二十里长的大峡谷。在峡谷里走了一夜，山垭一砣巨石，看作唐嘎婆，斗了一夜嘴。回家后，突发奇思，砍牛旺刺辟路上山看望唐嘎婆。每当砍掉一棵刺，前后左右立刻长出无数嫩刺，牛旺刺愈来愈密，形成包围之势。况且老人去唤他，遇修路的无娘娃，老小二人去唤他。蛮牛召唤全村人来救村长。村长全身都是老刺剐伤的血痂，权势欲念迷惑了他的心。胡长斌所写马刀脸这怪人所干的砍牛旺刺这怪事，与唐嘎婆辩论这怪思，当是“另类”的反腐文学，从贪欲之念反起？

况且老人为挽救马刀脸，主持一场傩祭。马刀脸朦胧中见到了唐嘎婆，感谢唐嘎婆“不忘恨我，还处处帮我”。

马村长收到一封信，只一句话：“马村长：请善待唐嘎婆！莽子拜托。”经历了荒唐之后，在全体卧龙村民帮助下，马刀脸开始放弃非正常的心理，一步步回到村民的心态上来。他终于获得莽子的音信，去掉一块病灶。

南岭遭天火。马刀脸奔向南岭救荒山。大雨浇灭山火。荒山背起马刀脸回村。马刀脸躺在床上反思“善待唐嘎婆”，终于明白，在自设的迷局中虚掷了二十余年光阴，让自己如牛负重，在自己制造的痛苦中煎熬。现在他骤感轻松，接待了晚报记者的两次采访。报上先后发表记者笑笑写的《唐嘎婆，是你扑灭了山火吗？》、《寻找照彻心灵的那抹

祥光》。城里人第一次读到来自大山深处的故事，就像读一个现代童话。

《之巔》结尾，写干过人力黄包、擦过皮鞋、当过小工、作过家教、当过推销员、受雇接送放学儿童，读到高中毕业，考上大学而回村务农、结婚生子的杨模范，携妻带儿闯广东。收废旧报刊、废旧电器起家，读了笑笑写的文章而回村。马刀脸自首雇人杀唐嘎婆而服刑去了。杨模范偕无娘娃登顶访唐嘎婆，见十几棵青桐林相互缠绕，形成老人状，马桑树伏地形成犬状。无娘娃惊叫：“唐嘎婆哩，老黑哩，你们都长成树林呢！”杨模范说：“我们都来观瞻你们啊！”城里来的人感叹唐嘎婆成了神仙树。万年塘像面宝镜镶嵌在山顶。胡长斌又写了唐嘎婆和老黑的对话。

老黑说，杨模范还想竖“唐嘎婆树像”、“老黑树像”。汪汪。

唐嘎婆说，喔。

老黑说，他还想在万年塘边竖一块“山之源”的石碑呢。汪汪。

唐嘎婆说，喔。

老黑说，他这样做，该不会吵闹你嘛嘎婆。汪汪。

唐嘎婆说，不要妄生个人的功利之心，就不会自找麻烦喔。

他写了唐嘎婆这怪人，老黑这怪物，为《之巔》作结。

（四）怪意出奇情。

十四岁的无娘娃，对当了二十年村长的马刀脸，说了一番马刀脸以为怪意奇情的话：

“一个人活在世上是不是心中要有一点想法？好比说你想当官官，而我们心里都想着唐嘎婆。我们为甚么没有

你那个想法？因为我们想也是白想。你就不白想，你有当了二十年村长的牌牌。所以我们老是想到唐嘎婆，想到她老人家那末高的年纪，风吹她，雨打她，雷闪她，电亮她，可她老人家居然没事！其他人有她那样顽强的命脉么？马叔你有时也有一个病痛甚么的，可你听说过她老人家有病有灾吗？无痛无灾的人，不是神也是仙。其实唐嘎婆就是老神仙。在她保佑下，我从没生过病，我们卧龙村风也调雨也顺，谷也生粱也长，大家吃得饱饱的。所以嘛，猪吃饱了只是哼哼，人吃饱了就要想事，想唐嘎婆对我们的照拂……”

写到这里，该收尾了，《之巔》该由读者自己去品味，一千个读者当会品出一千种味道。我像品尝“怪味豆”、“怪味花生米”一样，品出了“怪书怪有趣”。仅供读者参考。

就此打住。谨为序！

2008年5月15日于广西南宁，时年八十

在读完了小说之后，我就想，小说中神奇而具有感召力的唐嘎婆到底是什么呢？为此，我曾和胡长斌先生作过探讨。胡先生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，他说，这个唐嘎婆就是乡土文化的底气，人的底气，民族的底气。于是我明白了，这个神奇而具有感召力的唐嘎婆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“义”啊！而这篇小说关注的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古老的主题：义与利。

——黄 毅：《论〈之巔〉的山原特色》

这种经过压缩的能量，一旦被消费者一点点地理解、放大，巨大的撞击力就会发生。古巴著名作家阿莱霍·卡彭铁尔在他的长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《这个世界的王国》序言中说：“神奇乃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（奇迹）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，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，是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。这种现实（神奇的现实）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‘极限’和激奋的情况下才会被激烈地感觉到的。”（转引陈光孚著《魔幻现实主义》，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）卡彭铁尔这段话，十分精当地给长篇小说《之巔》作了诠释，尽管不能说，《之巔》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。

——袁仁琮：《神秘真实的撞击力》

过 伟 001/《之巔》怪书怪有趣

第一章 003/ 万年塘

第二章 021/ 狼 事

第三章 041/ 流 言

第四章 061/ 火 铳

第五章 083/ 村 话

第六章 107/ 少年秀

第七章 127/ 砍 山

第八章 147/ 天 雉

第九章 169/ 皈 依

第十章 193/ 树之像

代后记 213/ 现代化与乡村建设

第一章 万年塘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倘若说，万年塘是灵性的万年塘的话，它早就对身边存在的物事有所置言了。它是不愿被无端地骚扰，更不愿自己身边发生多余的声响。它是存在之物，但它还不是动物，更不具备人这种动物好与坏、卑劣与崇高、下流与高洁、厚道与奸诈、利欲熏心与坦荡磊落、仁爱与残暴诸如此类的心理活动、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。而且，更正确的表述是，它的任何行为其实并非针对来自人类的评判标准与既成准则，它只是想极轻极微地舒缓一口气，就像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太久之后，来一个气沉丹田，轻缓地吐纳。

万年塘其实算不上塘，只有数十平米宽大，塘周围乱七八糟生长着红籽丛和刺藜，将水面逼得更为灰小。或者它更相近于一眼泉井，黔北山地中地下水涌流而出再砌一只石缸把水兜住那样的泉井。可是，万年塘终究还叫万年塘，像一面小镜子镶嵌在山原。塘的三面是浅岗，岗上长满青桐林和老茅草，林脚是一片不太陡的坡地，坡地四面环绕着塘，塘的下面便是一片梯子状貌的田地，一直往下延宕十数里，而至大坝，与田坝连在一起。

据说万年塘原是一座老宅。从风水角度考察，它的确是一处好宅子。原来一道山梁，从山海一路逶迤而来，将一条余脉延伸到田坝，恰如一条卧龙，横陈大坝边缘，往后是连绵不绝，势若惊涛拍天的崇山峻岭，往前便是卧龙大坝，有田有地，还有一条小溪曲里拐弯缭绕坝中……而这条龙的下颚处，恰是老宅。老宅为发财之家，仓有盈粮，柜有绸衣，可算卧龙大坝小康人家。

某天，从山外来了一个叫化子，讨要到老宅。老宅的人一个个很凶，恶恶嚷叫“快滚快滚”！兼之老宅那只黑狗伸出一条五寸长的红舌，不声不响盯着乞丐。乞丐落荒